方言是语言的区域变体, 具有明显 的区域文化特征, 为传统文化的活化

温州话也是方言一种, 专家定义为

温州方言, 其形成的原因多种, 来

吴语的次方言,民间称为瓯语。瓯语与

普通话有较大差别,与北部吴语无法沟

通,所以有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温州人说自话。难怪温州话排名"中国

源也很复杂。秦以前温州属"于越", 主体为"百越族", 说的是古越语 (属

于侗台语),同时又与古闽语、古楚语、

古江东语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从而在

温州方言中保留了不少的上古音。南宋

迁都临安(杭州)后,大批汉人迁居温

州,带来了中原文化,随之也带来中原

雅音,同化了温州方言,致使温州话构

成的元素多元复杂,在文字学上出现了

有音无字或者字音分离等现象。因此,

温州话中有的读音,在《说文解字》等

字书中也难以查阅到相对的文字, 电脑

更是无法直接打出来了,可是它们保留

了远古社会的文化信息,在文字学中颇

有文化价值,是温州地方文化中珍贵价

《说文解字》不收这个字。在上世

值的遗产,可谓字字珠玑,点点琅玕。

纪90年代初的电脑字库里找不到这个

字,因此有人抱怨电脑打不出"垟",

今天惟"全拼"还能打得出。然而,在

温州带"垟"的地名却随处可见, 非常

之多,特别是沿海一带,如温州三垟、

乐清翁垟、平阳务垟等等。仅平阳万全

垟一带, 村落地名中带有"垟"的就达

二十来个。万全垟是飞云江与鳌江之间

的平原水网地带,河道纵横,水流如

织,素称温州美丽水乡。明代《平阳万

全海堤记》记载: "万全乡世传为海涨

之地"。可见这里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

迁,原来曾经在大海之中。而现代字典

指出: 垟, 田地。方言, 均在浙江省。

"田地"呢?这是大自然对人类造化的

他对温州沿海平原形成颇有研究。他认

馈赠,与温州的地理环境有关。

为何温州话中会用"垟"来表达

曾经采访过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

先说"垟"。

石, 传承着宝贵的文化遗产。

十大最难懂方言"之首。

## 几 州 中

## 人间自古重真师

周汝昌

称之为"登堂说法",比之为古时高僧 宣演佛义,他使用的方法也与一般 "文学讲义"之类大大不同。他有时是 片词数语,即并不连贯构成"段落", 也并不一定必成"文章"。他常常是 "偶然"兴起,即席发挥,数语过去不 再细说——任你自行体会感悟。因此, 或有明珰,或如翠羽,须自己去 "拾",自己去"理"。在此,聊从记忆 中记取三言五语,以为例痕——

先生说: 佳句, 精彩之处, 它自 己往我眼里跳——不是我去"搜寻"。 同理, 虽然古贤名作, 它为人传诵、 脍炙众口,可它也常有"糟处"。遇 此,我也不为古人遮丑,不客气揭出。 即在我最拜服的名家中, 也绝不因偏

先生说:白居易自己得意的,平 生两篇名作,即《长恨歌》与《琵琶 行》。然而《长恨歌》不及《琵琶行》 远甚, 那写得太不行, 干巴巴, 凑句、 乏味,并无让人有读诗享受之美境与 警策嘉言好句。李义山佳篇难以备举, 可他却写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 勤俭破由奢",这叫"诗"吗?莫非别 人劣句窜入其集子里了吧?

先生说: 古人 (诗人词家) 极敏 感,非常人能及;而又会创造新句新 格,与前人不犯重复。例如写时光之 流逝,好句多矣!从孔子"逝者如斯 夫,不舍昼夜"起,也举之不尽。但 词人大晏却写道: "……可奈年光似 一迢迢去不停!"这简直让我耳 边听得那时间是在"哗啦哗啦"地流 走了——可怕得很!然而,那意思本 身并无稀奇新鲜之可言, 却只因他用 上了一个"声"字,这就给了你一种 前所未有的"流光似驶"的可怕感受。

顾先生讲这些时,面上惊恐,口中 哗哗作响,手势如"大江东去"……我坐 在椅上,为之心惊意悚,就觉得吴 梦窗"午梦千山,窗阴一箭"的好 句,也还未能写出那种"哗哗"的

有一同学,问诗词讲"风格"各 异, 什么是风格? 如何"定义"才好? 先生答云:有人拿"例句"来分李 (白)、杜(甫)的风格之迥异——"坑 深粪落迟",是杜的诗法; "黑狗一飞 飞上天, 白狗一去三千年"是李太白 的句法——这就叫"风格"。

> 全班大笑。 顾先生"不是"一位教师,而是

> 自一九九零年离开老家到外地求学、

教书, 算而今已经二十七个年头了。这

些年不管当学生还是当老师, 总不缺暑

假寒假,说起来并没有疏远了故乡的山

山水水, 但偶尔细思, 我已实实在在错

过了故乡二十七个春天, 错过了故乡春

天里那满山满谷的姹紫嫣红。暮春时

节,一阵清香浸透窗纱、沁入心





听顾羡季先生的讲授——我总是 一位艺术家——他讲课的口语也讲究 "斜晖",在脉脉无言而与人"对"面 音律,他也擅长"表演",有时学几句 京戏名武生杨小楼。所以听他的课就 会想起名角演戏,令人"入胜",令人 "着迷"。坐在他的课堂上, 你别想打 瞌睡, 你只会随着他而"逸兴遄飞", 而"神观飞越"

> 记忆中, 顾先生是从唐五代的名 篇,示例开蒙讲《望江南》,有赞赏, 有批评,有议论,有风趣。他讲这么 一首,其词曰:

>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 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

先生为何要选这篇温飞卿的《望 江南》而从它讲起?我想这有两点: "词选"虽不等于"词史",到底还须 略分早晚源流,此其一。《望江南》 这个"小令"词调,是唐中晚诗人开 始由诗作而渐及词曲的一个最短的曲 牌。看那时诗人如何运用这种新格律 节奏来抒写情怀, 以及此后又如何发 展,选它最有代表性。此其二。

这小令共计二十七个字, 句法分:

一上来, 只三个字, 便"告知" 读者: 这是一位女性, 她是在清晨时 刻,刚刚睡起,第一件事必须梳洗— 梳头、挽髻、沐面、脂粉"化妆"。不 如此,是没法见人的。但这位女性, 梳妆既妥,却不是会见亲友家人,而 是独自一个倚在望江之楼上, 凝神远 眺。她看什么?——她看的是来往的 帆船。她看了多少? 曰: 千帆。她在 寻找什么?词人不言,先生不讲— 接上了一个"皆不是"! 不是什么? 又 不见"交待"一字, 暗示片词。

然后,那笔锋一转,忽然接道

心照不宣了。

这是何等笔力!何等"经济手 法"! 何等表达艺术!

词人开端说了一个"梳洗",然后 说了一个"斜晖",明白了吗?她独倚 之楼, 所为时光已达几何? 聪慧的读 者,青年的听课者,无待烦言,心下 已悟: 她凝妆痴坐整整过了一日, 盼 望所怀之远人乘来帆而归聚——却如 此日复一日,还是怅然而徒然,既伤 情而伤命。在此, 词家就要借助宋代 名作来帮助我们玩味、体会那个中的 况味,难言的处境——

柳永的《八声甘州》:

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 佳人妆楼颙望, 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张耒的《风流子》:

"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 浦,人倚西楼。'

你看:温、柳、张三个,从不同 "场合"、"角度"和"主角"、 "口吻"而"合写"了那种古时之游子 久滞异乡、闺人苦念飘零的痛切心情 而难以宣说的处境。那落日的"脉 脉", 正是"夕阳无语", 何其契合!

我们随着顾先生的"登堂说法" 而领会了词人的灵心与神笔, 赞叹不 已——然而, 先生突然一声叹惜: "糟了!糟了!"

课堂里惊讶震耸,不知出了什么 "事故"。先生说:温八叉高手,写到 "斜晖脉脉水悠悠", 神完气足, 恰到好 处! ——就该"见好就收", 可他犯了 "短见"的毛病,也犯了"凑韵"大忌, 竟然用"肠断白蘋洲"五字,破坏了全 篇的精彩,而变成"画蛇添足"。

全课堂一片默然,有的还喘出了

先生说: 你们先想想, 下次咱们 再作讨论。

顾先生把他批评温飞卿《望江南》 末句"糟了"的饶有意味的课题,留 给了班上的同学们, 意借此试窥其天 分智慧。结果答者皆不合师意。于是 他又另换一个方式,将问题再摆在同 学面前,说道:我说那结句糟了,并无 张皇、屈枉、冤抑之嫌,是真糟了,但 若五字全改,又过于鲁莽放肆;如今我 仍运用教员"改卷子"的办法,只替 温飞卿换上两个字。请谛听、谛听: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 水悠悠——依旧白蘋洲。

他接云:我自评此改,虽不能大 佳, 却已不但"过得去", 实已远胜原 句了。——请你们讲讲这一道理究竟

班上又只有一二人说了几句。先 生不答,因见我坐在头排,便转向我 发话,说:"请你说说看!"

我记得当时有点儿惶恐, 但还能 鼓起勇气,不甘"缴白卷"。我说的大

……我想,是否因温飞卿此词结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 尾道破"肠断"二字,便了无馀蕴, 让人索然。您的改为"依旧",则大 大加强那种极度惆怅悲伤的情怀之神

> 先生静静地听我答言, 听完了, 笑了——随即又敛起笑容,感叹地说: "有体会,这样交流,就比一个人单讲 有益得多。"

> 他最后指出:中国诗词之有神重 韵,在于"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忌 的是"一口道破","大嚼"遂致 "无味"。 但这又绝非"卖关子" "留悬念"那些江湖习气。

"脉脉"、"悠悠", 皆所以表达 那种惆怅中怀万分悲伤而又坚守礼度, 无使失仪的闺秀风度——已然是写够 了, 你偏要说出一个什么"肠断", 这 算什么?这不算"糟",还等什么?

羡季先生, 苦水词人, 是我最难

(节录自周汝昌遗作《苦水词人 念我师》, 周伦玲供稿)



梧桐花开

脾——小区里几棵老梧桐已然繁花满 树, 那是我多么熟悉的梧桐花香啊! 熬的是春天,无论是花枝招展还是绿 眠在童年里了。 这缕穿越时光的清香一下子把我 肥红瘦,都不好吃。倒是在大人眼里 的思绪带回了一九八零年代。四月的 没什么用处的梧桐花, 刚好填补了这 故乡,果园已花褪残红青杏小,但房 个空白。说是吃梧桐花, 其实吃的并 不是花,而是花蜜。摘下一朵梧桐花 前屋后的梧桐花却正憋足了劲儿,急 火火地赶在夏天之前绽放自己的生命 后, 把花萼揪掉 (就是李时珍说像 热情。梧桐是北方农村常见的树木,"醭"的那一部分),留下花蕊和与花 古代文人尤喜梧桐, 明代陈继儒说: 蕊相连的花蒂, 轻轻吸吮那细长的花 "凡静室,前栽碧梧,后栽翠竹,前檐 蕊,清甜的花蜜就被吸入嘴中。梧桐 放步, 北用暗窗, 春冬闭之, 以避风 花虽然长得比较大,但花蜜其实很少 雨,夏秋可开,以通凉爽。然碧梧之 很少,味道也是淡淡的,但对那时的 趣,春冬落叶,以舒负暄融和之乐;夏 我们来说,已是美味。

秋交荫,以蔽炎烁蒸烈之威。四时得 梧桐树多挺直高大, 树皮光滑, 宜, 莫此为胜。"(《小窗幽记》卷六) 梧桐大多长得高直挺拔,但因是 的事情。姥姥家院墙外有一棵大梧桐, 某日我带着表弟立明和春明站在树下 速生木材, 质地疏松、分量轻, 虽然 乡村木匠可以用它做一些简单家具, 够梧桐花, 低处的几串被够下来分享 送老的寿材也多半用到它,但在我们 后,我悄悄从墙边的柴火垛爬上了院 墙,站在院墙上伸手去够高处的一大 小孩子看来,它既不能做弹弓(多用 槐木、柞木做成, 用粗铁丝做的算是 串梧桐花。墙头本来就很窄,多年的 儿时玩具界的"奢侈品"),也不能刻 风吹雨淋使上面的石头早已松动,慌 "皮猴" (多用松木削成, 用鞭子抽, 乱中我一脚踩空,两手本能地死死抱 使其在冰面上飞速旋转, 类似现在的 住梧桐树枝,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只 陀螺),只有等到暮春花开时节,梧桐 听一声巨响,看似粗大的梧桐枝竟然 才会得到我们的青睐——在我和小伙 齐根断掉, 我从两人多高的树上摔到 伴们的眼里, 梧桐唯一的好处大概就 了地上。此时脑子清清楚楚的,但就 是它的花了,那可是我们童年时代的 是不能喘气,憋得满脸通红也说不出 花的药理知识我还没弄懂,于是给远 记忆中童年所有事事物物似乎都 三步两步跑出来,看到我后二话没说, 辈儿孩子中,只有青慧真正继承了太 与吃有关。一年四季中, "吃货"小 一手抓着我胳膊把我拎起来, 一手在 姥爷的事业——她如今已经成了济南 孩最喜欢的当然是冬天——节日最多, 我后背"啪啪啪"连拍三下——我这 城著名的中医儿科大夫。青慧得知我 各种好吃食纷纷亮相的季节。秋天也 才缓过气来,放声大哭。姥姥把我拍 是好季节,作为苹果之乡的老家,多

的可不仅仅是苹果,那满山遍野的鸭 掌可是救命的三掌啊!我从梧桐树上

梨、红枣、板栗,把秋天变成一场山 摔下来有一分多钟没法呼吸,如果没

姥姥是小脚,平时走路都挺慢的, 这次从院子里跑出来救我,步履之快, 有如神助, 真是无法以常理推之。我 太姥爷是晚清秀才,人道是"秀才学 医,笼中捉鸡",虽然没像他表兄一样 考中进士跟随左宗棠大帅经略西北, 但他后来却成了十里八乡著名的儿科 医生; 姥爷益三先生继承了太姥爷的 衣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不允许私 人开药铺了,可还是不断有乡亲抱着 小孩上门请姥爷诊治,姥爷来者不拒, 一生免费为乡亲们诊病。姥姥不识字, 枝干很容易折断,爬梧桐树是件危险 也从未专门学过中医,但姥爷给小孩 治病时她在旁边帮忙,时间久了望闻 问切竟也能上手; 姥爷去世后, 隔三 差五也还有乡亲抱着孩子找姥姥看。 姥姥所开的药大都是农村常见的食材, 比如葱根儿啊、白菜帮子啊、鸡蛋清 啊什么的, 我现在还能随口说上的十 几个小儿土方,都是在姥姥身边耳濡 目染学会的。如今,看到了梧桐花, 我仿佛又看到姥姥那迈着小脚疾步如 飞的身影,感觉到那刻不容缓的救命 三掌拍在我后背上……

写这篇文字时,有几个关于梧桐 一句话来。姥姥在院子里听到声音, 在济南的青慧表姐打电话。我们这一 正在写一篇与梧桐花有关的文章, 非 哭后严厉地责骂了我,但她拍的那三 常激动,说她也很喜欢梧桐花,特别 喜欢闻梧桐花那淡淡的、甜甜的清香。 一九八九年青慧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 果的盛宴。在我们看来,最为萧条难 有姥姥的这三巴掌救命,我也许就长 后分配到省城济南,身边没有一个熟

悉的人,上班时没有空寂寞,可一下 班回到宿舍,对老家的思念就如潮水 汹涌袭来。后来,济南的梧桐开花了, 她就骑着一辆自行车闻着那股清香满 城找梧桐树,找到了就在树下休息一 会,细细闻,慢慢品。参加工作的头 几年,她几乎把省城有梧桐树的地方 都跑遍了: "济南梧桐花的香味和老 家的一模一样。闻着这清甜的花香, 就好像又回到了老家的村子,回到了 父母和兄弟姊妹的身边。"

是啊, 杨花落尽子规啼, 但有梧 桐花开处,即可留得住乡愁,不管在 上海还是济南, 那脉悠然淡雅的清甜, 都会带我们回到故乡。

丁酉年暮春于沪上听雨小筑

为,远古时代的温州并没有沿海平原。 大约 5000 年前,温州境内的瓯江、飞 云江、鳌江等河流的河口类似于今天的 杭州湾,属于溺谷形海湾,海水一直到 达今天的青田县城、平阳县城和平阳水 头镇一带,大罗山还是海中孤岛。所以 《山海经》曰: "瓯居海中"

据考古发现,温州地区新石器时期 人类活动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海拔 60 米 以上的山上,如瑞安北龙大坪、乐清白 石杨柳滩、泰顺百丈下湖墩、文成珊溪 鲤鱼山及洞头等地。这些遗址距离今天 最早的也只有三千多年。说明今天的平 原地区三千多年前还是一片汪洋,波浪

永嘉太守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 是首很有名的五言诗。诗中有: "扬帆 采石华,挂席拾海月"句,宋郑缉之 《永嘉郡记》指出,"帆游山,地昔为 海, 多过舟, 故山以帆名。"帆游山指 的是当今三垟湿地一带。谢灵运至今才 一千六百多年, 那时这里还是白浪滔天 的汪洋。因此,在一次三垟湿地规划讨 论会上, 我提出三垟湿地的"垟"为其

极参与下,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沿海平 原,从而形成了田地,而这些田地仍留 有原有的洋面痕迹,于是便有了"垟"。

垟,从土,羊声,是个形声字,与 田地有关,而羊声,就是与"洋面"有 关,温州人至今仍保留称海面为"洋 面"的习惯。所以,温州众多地名中还 保留着"垟"字。这就是"垟"的来 历。"垟"只在浙南一带使用。因为浙 西、浙北表示"田地"的没有用这个 字,而用"畈"。

也是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留下的文化符 号,如江心屿、梅屿、马屿、东屿、双 屿、黄屿等。

从屿的字形来看, 先人在造字时首 先想到的是"山",与山有关联。南宋 温州戴侗《六书故》:"屿,平地小山 也。"屿字虽然还没有发现甲骨文和金 文,但从篆文的字形来看,从山,与 声, 其声亦带义, 有结交、加入的意 思,与岛有关,却比山小。岛字便是鸟 类飞过聚集在山上的意思。也就是说,

这些带有"屿"的地名, 古时曾经是海 中的岛屿,汪洋中的山头。 以当今的杨府山公园为例, 明、清

之前杨府山叫做瞿屿山。宋人王巩的 《题管圣浩蒲川归隐》诗曰: "卜筑蒲 川上, 翛然远市廛。潮声书屋外, 月影 钓舟前。地僻红尘净,沙平白鸟眠。此 中幽适趣,不必问斜川。"从中可知, 早在千年之前,杨府山附近是月下可垂 钓,沙平白鸟眠的幽静处。南宋绍兴二 年(1132年),温州设置了市舶司,管 理和开展海外贸易。滨海的杨府山一带 还成了温州的港口之一。

还有"岙",亦为同理。《说文解 字》不收,在当今字典中有,特定地名 用字,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带称山间平 地。因此, 岙字仍与山有关, 但根据温 州人的生活经验,凡带有岙的地名,不 仅有山,而且常是在水的附近。如洞头 的北岙、新桥旸岙等,远古时代也应是 低矮的小山。像北岙, 如今是个繁华的 区政府所在地,推窗便见海,遥想当 年,这里突兀而出的小山耸立在大海之 中,是勤劳的人们用双手改造了环境, 把大海中的北岙建成了美丽的家园。

至于"鿍" (gàng, 音杠), 也是 方言字,《说文解字》没有收,其它字 典也没有, 电脑更打不出来。"绛", 潮起潮落,沧海桑田。随着海平面 从土, 备 (jiàng, 音降, 温州话发杠 的下降和沿海泥沙的堆积,在人类的积 音)声。"争"与"降"同音同义。段 玉裁《说文解字注》曰: 矣。"降字有甲骨文,左边的"阜"表 示山上的石阶;右边的"夅",是倒写 的"步"。《说文解字》:降,下也。 即从山顶往山下走的意思。因此, 古人 称下山叫"降",上山则为"陟"

温州方言的"鿍"则指山中隆起的 山脊, 称山"蜂"。"蜂"中的"夅"字 是个声符,与升降无关。浙南山区的地 名中"鿍"不时可见,只是因为"鿍" 无法在电脑上打字,现在有的改为"岗" 同样,温州带有"屿"字的地名,或者"槓"(杠,即床前的横木),如中 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之一的平 阳县凤卧乡马头岗, 本来该称马头 "绛",因为方言字,又冷僻,只得改为 "马头岗"。其实这个字在温州方言中是 很有特色的。永嘉、文成山区这个字在 地名中仍常用,在温州人的口语中至今 仍生香鲜活,如温州话中:你手背上的 青筋"鿍"起罢。等等。

> 在温州方言中"漈"也很典型。朱 自清散文《温州的踪迹》中就有《白水 漈》一则。朱先生仅用二百三十余字就 将大自然的杰作白水漈描述得美妙神 奇,十分引人。记得我在读《温州的踪 迹》之前已知道永嘉的白水漈。小时候 家居朔门,临近瓯江,每当大雨过后, 在望江路凭栏向北远眺, 一条白练悬挂 在对面的山中间, 疑是银河落九天。好 像"漈"字,也是由此而知的。那时学 校组织我们春游, 白水漈是必游景点。 满目翠绿的山崖上,瀑布的水花在石头 上欢乐地跳跃着,仿佛唱着轻快的歌 曲, 自上而下地流淌着, 给我们留下非 常深刻的印象。但当时并不明白,为什 么叫白水漈, 漈是什么意思?

"漈"(jì,音际),特指浙闽一带的瀑 布。如文成百丈漈、藤桥潮漈村。潮漈 村是温州历史文化名人刘景晨先生故 里,那里有座潮漈桥,桥下戍浦江江水 哗哗而过。据说, 戍浦江流入瓯江, 当 年瓯江的潮水曾经涨到这里, 形成如同 瀑布的落差,因此人们称这里为潮漈。 可是, 现在这里的地名改成潮济了, 可 能就是因为方言字,在电脑上寻找麻 烦,来个简便。

方言区域文化的特性明显,这里列 举的几个字,基本上与温州地方文化有 关,从这些字的存在、保留中,表达了 温州文化的蛛丝马迹。若有这样的效 果,我们的目的便达到了。

## 我说北京话

任溶溶

解放后有一段日子, 记得是在侯 宝林到上海演出的时候, 我有过一股 北京热,迷恋北京的一切。

腔,认为一定要学好北京话,光会普 普通话。我跟一位老大娘聊天,问 通话还不行,学好北京话,也就能取 她是怎么回事。她也说普通话,说 法乎上,仅得乎中,普通话也就会说 她也不明白,大家现在都这样说话 得好些。好在我是做语言工作的,对了,是因为外地人多了,成为这样 语言特别感兴趣,可以说天天去国际 的吗?的确,我在北京很少听到地 饭店和金门饭店之间那个小商场内一 道的京白。中央开大会,大家只会 座小戏院听侯宝林的相声。我翻译的 听到湖南话、湖北话、普通话,哪 作品也请我的北京朋友读过,指出广 东腔和上海腔的地方。我一定要让我 的译文成为很好的白话文。我苦学北的京白只是较好的普通话而已。我说 京话的苦心也有回报,到清真食堂吃 涮羊肉,北京服务员还叫我老乡呢!

我觉得说北京话全像用脑后音, 而不像用肺部的气,说起来很省力。

可是前几年我再到北京, 发现 首先是我想在写作上摆脱广东 老北京话不大听见了,人们大多说 有人用京白发言的?

> 不过我还是尽量说京白, 因为我 三轮还是爱说三 ler, 也有点好玩的